

漢書評林

第二十五本

第八十一卷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第八十二卷

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第八十三卷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第八十四卷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第八十五卷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一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

供資用。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

匡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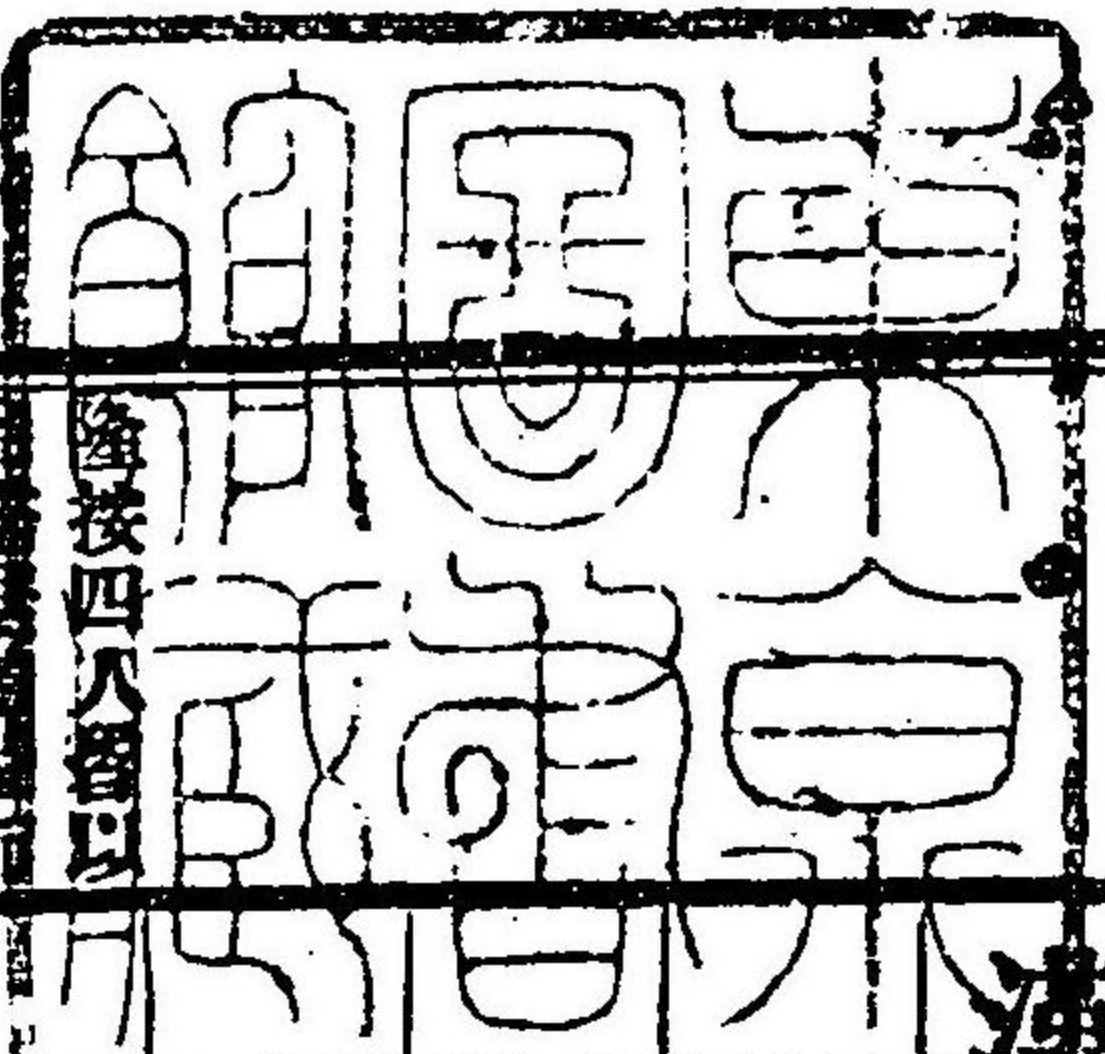
服應二說也。匡說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

掌故。師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為郎中

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學者多止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

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

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



接四八卷以
持祿固寵大察
相當故合傳
與德秀曰衡之
奏對本於經術
故在漢儒中論
識最為近理可
為仲舒之亞惜
不充其所學故
德行事業皆無
足觀
茅坤曰此傳僅
有書疏可觀覽
陸接經明二字
是衡傳柱子故
傳內疊曰經學
精習曰經學絕
倫曰傳經以對
及次其子臧曰
亦明經首尾脈
絡自貫

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首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一然。眾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師古曰。以其不能進賢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師古曰。言事不自知其非。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背毛為裘。而弄其白。蓋取厚而溫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隨。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恒牒不被超擢者。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歛然歸仁。與參事議。

與德秀曰。衡之論美矣。然方是時。恭願用事。遂堪猛殺。買捐之衡。對略不及此。雖有近忠正遠邪。佞之言何益哉。林希元曰。論衡漢漢皆聖賢道。理詞語復宣暢。漢儒以經術經世。務自仲舒之外。如衡者。殆不多見也。又曰。導之未得其務。是源頭合善。後面許多惡。

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所有。謂材藝所長。以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閱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師古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踰。謂過越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

林希元曰自古將進言於君者必先稱述其善然後及己意

陳仁子曰衡之明經其為世推薦不但望之而止今乃為史高辟入相幕失身非人轉喉觸諱觀其言曰近忠正矣而不指更生之忠曰遠巧佞矣而不詆石顯之惡曰罷珠崖矣而不雪捐之冤人固得以窺衡之心他日雖委免石顯晚矣
唐順之曰文溫雅
林希元曰首二句包一篇意以下分作三段言

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白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寵。寵也。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二后。文王武王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無念。念也。聿。述也。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

皆當用心在所審也。義理精透。純粹可為通經之備。
陳仁子曰。衡深於明經者也。其言盡性中庸之說也。其言正家大學之說也。讀其奏。諷然儒者之風度也。而老其言為帝。變俾昭儀定陶王。而發當是時。衡既受知於史高。石顯。又未必不惜此。求知於皇后太子也。衡言雖是。而衡所以為首者。其心則非矣。

林希元曰。自受命之王。至此言

與德秀曰。此所謂性。蓋指氣稟而言。非天命之性也。又曰。此論甚善。

然元帝之失在於溫良少斷若泛陳之後又切言之則庶乎其有益矣
林希元曰自齊好惡至此言治性乃大學誠意正心事
茅坤曰此必因后宮失序故為建議及之

林希元曰慎妃后句應詩始國風意別適長句應禮本冠婚意禮之於內一段承上慎妃后其選適一段承上別適長非虛加一句總承上慎妃后別適長而意

林希元曰故聖人以下正是上面慎妃后別適

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師古曰。梱與閭同。謂門板也。音苦本反。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或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

長憲

林希元曰自聞室家至此言正家乃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林希元曰此疏所言義理最精粹學者當若眼不可與尋常章疏並看
隆按此疏泛起一冒下分三段與前治亂篇同
盧舜治曰成帝能博覽古今臨朝淵嘿若有得於術所勤經學威儀之則者卒之趙氏內亂死子色荒于妃匹之滅謂之何哉

林希元曰此疏所言義理最精粹學者當若眼不可與尋常章疏並看
隆按此疏泛起一冒下分三段與前治亂篇同
盧舜治曰成帝能博覽古今臨朝淵嘿若有得於術所勤經學威儀之則者卒之趙氏內亂死子色荒于妃匹之滅謂之何哉

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以及外。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象辭。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兢兢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兢兢。憂貌也。疚。病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窈窕。幽閒也。仇。匹也。言能致其

隆按自匹配之際至此一段戒

隆按自六經者至此一段勸經

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儼。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師古曰。饗。宴饗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

隆按自聖王之自為至此一段勸威儀

劉奉世曰。甄常作張。黃靈曰。史高方與望之有隙。而衡為史高用。口失進身之道矣。及身為大臣。坐視石頭之橫。而不敢言。則將焉用彼相哉。

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師古曰。觀。亦視也。饗醴。以醴酒饗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

隆按有司奏衡專地二句是綱下文是目

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師古曰、問司隸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衡起視事。上以新卽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僅之樂安鄉。文穎曰、屬臨淮郡鄉本田提封二千一百頃。師古曰、提封、舉封界內之南以閩佰為界。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閩者佰之名也、佰音莫客反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為界。多四百頃。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至建始元年。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

隆按封國平陵者郡也復付樂安國者亦郡也衡固聽之矣特多四百頃而不之發所以不免讀考之曰

王應麟曰儲者之得政自公孫弘察義章賢之成及衡禹光之徒口道先王語以謀爵位為具臣是經自經人自人學問雖論與之履判然為二物也

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佰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解何。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首一尺以上一匹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滅縣界。師古曰、猥、曲也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師古曰、左馮翊縣名也、音聲韻禹為兒

廼一事不書而所書者若實賜若買田若飲食婦女與諸臺地請官子婿之類而已及書臨問數語又曰諸王子弟聞知皆喜悅則禹之為人可概見已隆按經學精習有師法是一篇柱子

茅坤曰漢武宣元成間以經術在公卿不次若此與德秀曰成帝之報匡衡報張禹禮意至矣如非其人何胡寅曰禹與鳳並領尚書欲退避鳳此以退為進者也何哉王商以丞相忤鳳收印授歐血死必欲得上意固

祿位推崇王鳳勿與爭權則長保富貴矣禹行此果效則商之死固宜然位為帝師意謂乃爾它日無患朱雲之有請也唐順之曰為相六載廼無一事可書也茅坤曰漢罷相猶得置從事史即宋罷相而不絕祿及領官觀之類

何喬新曰班祿作漢書范曄稱其賸而不穡如張禹之傳授而及于後堂聲色之樂則為乖僻之談此賸而不穡也

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蜀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以試事也奏寢罷歸故官師古曰寢謂不下也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

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有毀短

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

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禹惶恐復

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

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

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

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

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稱

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

樂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

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

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

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

禹見之於便坐。

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

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

肉卮酒相對。

師古曰一豆之肉一卮行酒。

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

得也。

服虔曰各自為得宜。

禹年老自治家瑩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

師古

曰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為家瑩。

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

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

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

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

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

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

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

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

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

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

權德輿曰禹以經術為帝師特見尊重駕至禹第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禹宜乘其嚮納痛言得失方且眩小男於床下官子於於近那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讓成王氏之禍

若當春秋之時明禹之罪作賊末世可懸紀乎

茅坤曰禹不以此時條王氏據權之罪令帝得為處分已而卒移漢祚禹之罪重矣

劉敞曰按春秋地靈五耳疑衍十六字

胡寅曰當時政事之宜修孰有大於權歸外家者乎凡禹數言之中老奸備見不知禹所守經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家翊戴王氏禹有力焉尙方劔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古不可免矣

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

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廼

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

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二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

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

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

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

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

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

擇日絜齋露著

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

正衣冠立筮得

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

平二年薨諡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

復效王章之死
為子孫計不得
不出於此耳

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淺微。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名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

為。請課。示尊其先也。鯉生子思。伋。伋生子士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

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

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

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

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

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

君。如淳曰。為帝師。敎令成就。故曰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

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

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

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廼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

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諡曰烈君。霸

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

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大

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

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

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

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

為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

官。以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

隆按周密謹慎足榮光之生平

隆按自凡典樞機至其執然也總攝寫光之周密謹慎處俱伏案後一一皆應又按據經法與上經學尤明句相應

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執然也。師古曰。官以須。黨。援也。徙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

隆按光議一段。應前上有所問。據經法三句。

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為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師古曰。此具引命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訖也。師古曰。訖。止也。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廼弃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弃去。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師古曰。褒。朱博坐。與淳于長王立。

凌約言曰。光議以中山王為嗣。與長妻不當論殺。疎絕之見也。蓋有得於經學云。

交厚也皆免為庶人以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

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

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贊贊者贊贊辭於策也上暴崩即其夜於大

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

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

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

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

於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

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

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

未央宮師古曰復讀曰故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

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

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

隆按敘帝初政為下文符光太后起案

隆按光願宜改

築宮以下應前

如有不從不敢

強諫爭句

王維楨曰用一

果字見光之密

見一氣貫下與

直道而行

隆按曰此類見不獨留遷一事總與前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句相關

隆按光自先帝時一段總收上文見所以見禮之故

黃震曰光不至

如禹之夏國觀

其忤傅太后事

其心亦何知有

是非而利害得

失際無一語遂

成王氏之羽翼

與張禹同罪嗚

呼甚矣患失之

為禍慘也

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

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

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歸遷

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

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

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

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猗違猶依違猗音於奇反丹以罪免而朱博

代為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

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

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

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

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

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

隆接杜門自守
應上既性自守

隆接朱博坐承
傳太后指而光
則不希指苟合
王嘉數諫爭忤
指而光則不敢
強諫爭故皆以
為不及光
隆按書曰他下
却不即接微光
問曰蝕事而插
入傳太后崩句
以非太后崩則
帝尙有所骨不

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宮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母能為。師古曰。言盜賊不能為害。是以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母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各

錄。齊之辭。位非其人。是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材。於虜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書。即時步出府乘轎車。歸田里。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閱三相。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曰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蓋。進也。皇。大也。極。中也。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

得微光也
又按日蝕對應
前上有所問據
經法二句
與德秀曰光始
以議不合去其
後議中山王左
選又議傅太后
免相可謂不辱
儒者之名及元
壽元年日食丞
相嘉論董賢至
為懇切而光對
乃無一語及賢
識者固得以窺
其中矣既而上
益封董賢王嘉
封還詔書言益
切而光且劾嘉
迷國罔上詔獄
而死既以此附
賢又以此附莽
卒至移國與人
而不耻所謂苟
患失之無所不
至者也尙何足
言儒者乎

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朏側慝。孟康曰。朏。行疾也。側。慝。行也。通也。師古曰。朏。音吐了反。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戾。歲之朝日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也。假。至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助也。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必。做欺。誣者。其罰必至。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篤。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以承受天命。甚難也。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救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壹之兒。介。謂一介之人。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

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

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言既受天命。

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謀辭。

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棗，輔也。謀，誠也。其德，言正德也。至誠之辭也。棗音匪，謀音上林反。

而已。俗之所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

可疑惑。書奏上說，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

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

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

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

師古曰：載，老也。讀與，蓋同。

誠恐一旦顛仆，無

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蹕絕之能，不相踰

越。

師古曰：蹕，高遠也。音竹角反。

尚書僕射，敝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

敝以舉故為東平太守。敝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

嘉下獄死。

師古曰：王嘉也。

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

復故國博山侯。上廼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

隆接廢敝傳書令應前有所薦舉惟恐其入聞知句

句相應

傅嘉曰：前為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

師古曰：艾，讀曰。

嘉傾覆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車千秋傳。

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

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

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

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

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

令上之。

師古曰：謂文書之發草。

匡此皆莫不誅傷。

師古曰：匡音音。

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

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

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

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師古曰：省視也。

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

隆接聖人之後應前孔子十四

世孫句先師之子應前光師傳子句

凌約言曰每朝或作毋朝以下文師古注十日一入朝句考之則每朝是

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

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書召誥之辭也言不遺耆老成之

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

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為太師省

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然後歸老子

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為御史大

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

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

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

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

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

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

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輜輶及副各一乘

路皆舉音以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乘也輜輶解見在靈光傳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

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諡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

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子放嗣莽

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

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

下詔曰其令師襄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

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

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

封為襄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

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潔遷廷尉平青州刺

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

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

宋祁曰遷與還小異而大同安字無義疑衍

隆接宮傳止敘議定陶王母詔一節始末

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薨，宮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傅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諡曰婦人，以夫爵尊為號，諡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逆也。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以宮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曰：自古皆有死。

隆按贊謂數人儒其迹而不備其道，則若以持祿保位之故，詞意極委宛。

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王莽篡位，以宮為太子師卒。宮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立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醞藉，道其寬博，重厚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

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既明且哲也，繩謂抨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

直道以事人也。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一終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二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陸按三人皆以外戚舊恩封而皆賢故同傳
茅坤曰覽商傳商亦王氏之賢者而惜也為鳳所妬卒以忠受誣而死豈古之直諫而不能遠害者與傳中所載情事猶未及也

陸按據佑太子此正商剛毅大節自處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

荀悅曰田商官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備風也將欲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風以為恨遂至正死其可痛乎

劉子登曰田商望重一時單于豈能知魏特畏其貌爾成帝相商已久聞單于官始以為真漢相則帝初不知

商之所以可用也單于之官果足為重則堂堂之夫皆與相也

茅坤曰史記當必指言所使姓名於此而漢書遺之以故不及隆按觀王商止民避水與按問災異兩事按揀實其有剛毅節信矣及為風所中更欲內女為援剛毅安在哉商所謂信道不篤既得之患失之者也

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躪也關音關。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

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也

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廼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

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質有威重長

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

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其

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如淳曰部屬猶差次也鳳以曉商曰師古曰

日告也。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宜以為後師古曰且勿按問也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

閨門內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

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惶怖更欲內女為援廼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

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穎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丹也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

必於上師古曰意欲所行必果之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票疾也微謂私求之也票音反。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通及女

弟淫亂師古曰傅謂傅婢也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章下有司商私怨對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

惡其父子乖迂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

何以又不信於丹而丹且為女

求去也

劉敞曰不親字

宜屬下句

呂祖謙曰商所

以拒風以區區

之正也以正獲

罪雖不免猶足

以自宜奈何改

節詭道以不正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而辨之

遠別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

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

內女。師古曰、誣罔詩大臣節。師古曰、誣罔詩大臣節。師古曰、誣罔詩大臣節。故應

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易曰日中見昧則折

其右肱。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

功及孝文時。繼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

憂。師古曰、卒終也、恐古惕字。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身位

三公。宗族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

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對之端。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

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

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

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

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即得

維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賞鉅萬計。私奴以千

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

相訐。師古曰、訐、告斥其罪也、音居謁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哉。商視

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

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餗、鼎實也、謂所享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其餗、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臣愚

以為聖主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

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

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

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師古曰、回、邪也。執左道以

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

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

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

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

牙坤曰又本色

掛軒深切刺骨

牙坤曰用典商

本兒女姻而引

倭人張匡者所

云以執奏之豈

匡所云為女求

去固有自邪

後通知曰成帝

既知匡言多險

而復制詔御史
竟為風所制也
備弱處矣哉

臣按班倢倖章
封事結商際

臣按丹傳止錄
輔翼太子一事
始末

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附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舊恩

王維楨曰詔丹
護太子家句一
篇柱石

隆按上數稱其
才與上有材藝
句相應

封曾為將陵侯。立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諡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師古曰。鞀。本鞀上之鼓。聲音步迷反。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擲鼓。師古曰。擲。軒闥版也。墮。下也。音額。擲。投也。一曰。墮。隨也。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善黃門鼓吹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

茅坤曰史丹官屬詭而見則忠而湛深矣

邵經邦曰史丹之青蒲朱雲之折檻皆一時盛事劉奉世曰臣子宜屬下句不當斷之令接受幸一本作受幸

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長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師古曰謂者告語也

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為

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

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音

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

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

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

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

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為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

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

茅坤曰亦以執劫之諫

隆按成帝生甲觀畫堂宣帝愛之字曰太孫云茅坤曰安聞罪當死此一著更妙

隆按太子由是

茅坤曰丹之不附定陶太后卒以免官一節乃其大節也漢書何不以見之本傳而以附之傳喜傳似非史記大體處

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

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

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

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寢漸也不自還者言善輔

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

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

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

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中正秉義醇壹舊德

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剡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邑居也丹

為人足知愷弟愛人貌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疎誕無檢也然心甚謹密故尤

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

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

又曰此則丹之不能以遺自將
處
與德秀曰成帝免師丹策其辭願溫厚殊得進退大臣體云

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止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廼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隆按喜傳止敘不合傳太后一事始末

隆按此敘孔鄉侯傅晏陽安侯丁明伏後丁傳皆城喜案

傅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傳太而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

隆按論議不合應前宮數諫句

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師古曰信陵君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廼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傳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

陸按曰上亦自重之曰上不得已曰上亦不聽見喜所以去位由傅太后非上之故云
陳仁子曰高武侯傳喜於傅太后為親屬太后欲與政事則爭欲稱尊號則又爭皆無一毫私念寧受棄免而不阿附舉遺就國而不怨誅與諸傅驕奢貪進者不同他日王莽加害丁傅之家而喜獨全者非幸也宜也
茅坤曰贊大都史遷而廢宕不越
贊曰王商剛毅不平王風史

丹忠懇卒全太子傳喜廉虛有識不順傅太后皆戚畹之選也商遭難而納女丹功成而燕樂惟喜也守正不附至再益堅不肯一日苟安其富貴嗚呼喜其尤賢者乎

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應劭曰。放。弄致。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曰。三王謂印成侯及商風三家也。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師古曰。言無善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執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

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贊引之以喻丹。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一終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三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日本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師古曰贛音賈，郟音談。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

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曰斗食者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也不其縣名也其音甚。琅

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師古曰以還至府宣自從也。還至府

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

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貢察舉宣故得遷也。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令。師古曰樂浪屬

所舉也宛音於元反句音劬。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

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

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

隆按二人同傳以晉佐史起家為能吏而及位丞相也皆以彈劾論去云
唐順之曰古之傳循吏者其所樹立施設止於一郡一邑而不究乎其大故史氏亦從一郡一邑書之而謂之循吏傳若薛馮翊之事業有大焉者則不得從一郡一邑書之故不循循吏而別自為傳
茅坤曰薛宣與翟方進二傳更數千言而頭緒最多班祿獨能辭次如掌上可

誦 陳仁子曰匡衡為石顯所引故日食地震不敢歸咎宦官薛宣為王鳳所薦故陰陽不和不敢歸咎權戚親宦官實部刺史條奏是也宜何舍豺狼而問狐狸哉 林希元曰詞簡而暢意切而足非漢人不能為此文字 茅坤曰宣此疏似借陰陽不和以游說主上而一則為上覆過委罪臣下一則私以巧媚求為進階亦足智多謀之一也 隆按此字指上文部刺史不循守條職以下言茅坤曰宣之獲主上意由此

豫之樂。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稱文王之德曰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六條解在百官公卿表。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求備。於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鄙反。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餱。食也。解在元紀。餱音侯。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救。師古曰。申。東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白。黑。猶言清濁也。繇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

隆按滿歲稱職句先虛言之自始高陵令至郡中清靜是稱職之實 唐順之曰叙宣作馮翊只于區處屬吏上見之茅坤曰此正宣之強幹足知處大略今之為名郡亦只須如此

隆按輕宣與上敬宣相顯

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驗之不能窮竟其事。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廼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書。謂書於簡牒也。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入己也。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條。臧直十金則至重罪。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為官。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使知清白也。宣恐其距諱。即欲驗治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師古曰。與。宣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師古曰。言放取錢財以供給與造非法之用。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曰。賈。證。

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

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而身又是儒者，故云然。

使掾平鑄令。

如淳曰：平鑄，激切使之自知過也。晉灼曰：王常為光武，鑄說其將師，此謂徐以微言鑄鑿通之也。師古曰：平、掾之名，鑄謂鑿鑿也。鑄音子全反。

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

師古曰：言欲選人，且代游守令職。

游得

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

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

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

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

師古曰：時令條有材，不稱職得改之。

二人視事數月。

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

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

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經，師古曰：論語載

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

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

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

牙坤曰：荆川云中間插入數句。

牙坤曰：荆川云中間插入數句。

可紀。多仁恕愛利。

師古曰：愛，人而安利也。

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

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廼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

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

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

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

師古曰：以此職追贈。

府掾史素與

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

師古曰：冬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

賊曹掾張扶獨

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

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

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

師古曰：壹笑，謂一為歡笑耳。壹古笑字。

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

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

其便安。

師古曰：省視也。

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

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張職辦，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

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

虛語便錯綜，予竊謂此數句正是小結案。又曰：以下又別為序次，亦上面區區屬吏之附見者。

牙坤曰：漢郡太守權重，故得如行行事。

唐順之曰：冷語却亦澹宕。牙坤曰：宣之為郡本意，故班掾盡力點綴在此。然亦煞覺費辭。色較之史遷還退一步。陳仁子曰：薛宣之材長於治郡。

短於立朝永見王鳳舉宣故永特阿其所好而舉之豈果公於論薦哉他日薛宣為御史數月為相六年並無建立以至册免幾若黃霸聲名減於治郡者何前後相背也

日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斃。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毀也。斃。壞也。音火規反。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子。轂。轂之下。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音人庶反。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減三輔之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亦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師古曰。過稱謂臯。其賢而妄稱譽之也。奸。犯也。音干。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者節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絜。減退膳食。舉從公也。

隆按宣為丞相下即次除趙貢兩子為史所以駭諸君力丞相兩語不經云

隆按敘廣漢盜賊一段為下文册詞張本

也。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降者數千人。廼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師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后也。趨。音苟。取辦。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册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廼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

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為郡。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為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師古曰。設。誰也。有司法君。領職解慢。師古曰。法謂。據法以劾也。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南陽大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久之哀

茅坤曰此亦宣之足知多謀慮隆按明習文法句應前

茅坤曰按此可見漢時父母喪三年非通制也隆按宣父子禍根在兄弟不和

一節故先叙之隆按自宣子況至身入創書况罪案

帝初卽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賅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敬也。式。車前。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毀大臣有所逼。近也。浸字。或作侵。侵。犯也。其義兩通。况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為功。使人行。傷人者為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皆

茅坤曰按申咸之奏御史中丞

之勘及廷尉之
評情事如畫可
謂工矣固是漢
書佳處然較之
所次伍被本末
及張湯之死三
長史處當隔一
層

牙坤曰參駁入
細

吳德秀曰此論
中丞為當廷尉

所取非是
陸瓊家曰薛宣
雖能吏然大節
甚不足疏奇政
不及王氏則忠
不足弟持母喪
三年而宣離之
則孝不足武長
公主寡居而宣
尙之則義不足
三者人之大倫
而如此區區吏
治尙容隊哉是
宜其敗子而遺
笑也

唐順之曰初宣
一段接上文
茅坤曰予按此
一段纒是宣之
結局非接也

弃市廷尉直以為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
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欺也音丁禮反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
瘠者與瘠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人則其皮膚腫起骨黑而無創瘠者律謂瘠瘠遇人不以義為不直

非以恐威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威道中與
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
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
錯手足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
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
過成大辟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合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
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師古曰以其身受賊也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
旦師古曰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為完也况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

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
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
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郵音尤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
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也解在平紀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
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
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
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以宣言為然初宣
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尙焉及宣免歸故
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况私從敦煌
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
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况與呂寬相善及
寬事覺時莽并治况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

寬事覺時莽并治况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

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妹披挾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為嫂披發也挾挑也與于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挾音古穴反挑音它凋反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而遂飲藥死況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

莽固爭乃止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搏

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淚反隨從士

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

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

間步至廷尉中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問步謂步行而伺間隙以去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

數百師古曰謂被掠等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

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也及為刺

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廼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

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

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也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

變廼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自高大以養名聲

博問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言懼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

凌約言曰郡中稱之已結上文矣乃用而字帶下陳咸為御史作起著所以顯名為郡功曹之故云

盧舜治曰叙錄見諸自言一事筆法雷厲風行方可以語伉俠

陸機吏民大驚二句應上欲以觀試博後博徐問二句應博心知之

盧舜治曰處齊
兒之臥病驚逐
之舒遇兩事亦
可謂不惡而嚴
矣

合接治此教一
本作以此教

茅坤曰與上仇
使不更文法數
相應淋漓

隆按俗字應

致意。廼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師古曰：髯，頰毛也。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為

俗邪。廼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師古曰：治此

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師古曰：治此

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廼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裘衣

大貂。師古曰：貂音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

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

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

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言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

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

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縣有劇賊及

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

罰輒行。師古曰：以是豪強愁服。師古曰：愁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

中皆不得。師古曰：於縣廷之中。報仇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

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

博。廼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

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師古曰：檄度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

不得有書。師古曰：言已得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

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

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其操持下皆此類也

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

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然亦縱舍

時有大貸。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師

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癥。師古曰：癥。創痕也。博辟左右

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

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癥。師古曰：癥。創痕也。博辟左右

隆按其操持下
皆此類也句結
上起下之詞
茅坤曰借薛宣
相錯形長短
隆按叙博治左
馮翊却用一段
散詞虛敘儘見
錯綜變化之妙

王維積曰博問何等創正操持下處

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

師古曰言其得被所之情狀

叩頭服狀。博侯曰大

丈夫固時有是。

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

馮翊欲洒卿恥。杖拭用禁。

師古曰杖拭摩也。洒音先禮反。

杖音文

能自效不禁且懼。對曰必死。

師古曰言盡死力也

博因救禁母得泄

語有便宜輒記言。

師古曰不令泄杖拭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為書記以言於博

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

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

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

得有所匿。

師古曰積累前後受取之事

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

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廼令就席受教。自改而已。投刀使削

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

師古曰蹉音千何反。跌音徒結反。

博遂成

就之。

師古曰言進通也

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隲為太守。先是南蠻

若兒數為寇盜。

師古曰若兒其豪長之名

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郡中

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

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

王維積曰恐為官屬所誣亦是

操持下處隆按廷尉本起於武吏二句應前博本武吏二句

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

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

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賄也。剽音頻。妙反。

三尺律令。人事出其

中。

師古曰言可。以人情知之。

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

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

如淳曰。但欲用憲覆之。不近法律。律事故也。師古曰覆音方目反。

正監以為

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

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

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

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

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

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

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

言古者民樸。事約。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

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

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

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

陸按先評大兩更丞相御史大夫及三公官始末而後次博奏復御史大夫疏文有開闢陳仁子曰三公古無設官以卿士有道者兼之漢之三公不特

不擇其人并紊其名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漢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至其後又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又以為王根者為之去論道之人滋遠矣何武言復三公蓋亦未盡其實也令按末俗之弊一本作末俗文弊

隆按未獲嘉祐暗應非竭鳥去

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

陳仁子曰博請盡力以御史為百僚率當時丁傳之驛者新都之姦邪博由御史為丞相卒以受太后指自殺亦豈嘗過而問哉隆按先次奏改刺史一段而後次博奏復刺史疏文有開合陳仁子曰漢刺史之立非古也特起於漢武時凡十三部各一人以六條察事是故以下大夫之秩而彈郡守疾王之尊乘傳行郡國程方進謂似卑而臨尊似非所宜是矣獨不思刺史職專糾舉蓋國法所寄其秩雖卑其權則重漢二

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師古曰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之廼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

百年守令多稱
賢能未必非刺
史激濁揚清之
力雖名號未正
無害也方進罷
之者惡其名朱
博復之者取其
實成帝猶可言
也至靈帝假牧
守以廢刺史而
漢亡矣
唐順之曰此一
段似趙廣漢張
儉傳體
茅坤曰子竊以
爲此等風調正
是班氏本色
陸接此段插入
虛語與博生平
黃震曰博游俠
耳平生爲吏所
到輒出奇語以
逆折其人以操
持其下與小人
之才也博太后
非禮求稱尊號
攬權縱橫博喜
以骨肉之親猶
不肯苟順而去
博乃投機賈諂
竊取相權仰藥
宜矣

茅坤曰以下序
次朱博及孔鄉
侯晏傳會罔上
處并及彭宣矯
望冀勝等彈劾
頗類史記武帝
封三王世家

隆按皆無益於
治與上無益政
治相應

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
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
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
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爲人廉儉。不好酒
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椀。夜寢早起。妻希
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
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
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
武侯傅喜爲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
傅晏亦太后從弟。調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爲京兆尹。與交結。謀
成尊號。以廣孝道。絲是師丹先免。博代爲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
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
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爲庶人。以博代光爲丞相。封陽鄉

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
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博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
相。令奏免喜侯。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
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尙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
有死耳。玄卽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
坐過免就國。師古曰汜音凡事與喜相似。卽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
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爲庶人。上知博太后
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卽召玄詣尙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
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
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爲百寮先。皆知
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師古曰詔已罷官博執左道。虧損上
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爲臣不
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

呂祖謙曰博晏以風指論朱博朱博奉傅晏之指其罪一也而群臣之議則以博為不忠不道而晏止為不敬哀帝之用刑則殺朱博而晏止於削戶四分之一是法徒行於大臣而不行於外戚也雙勝之議公矣哉

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立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嬌望等四十四人。師古曰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顯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四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文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文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雖必畔矣。晉人執文子于若丘。事在成十六年。今晏放命圯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章也。職主也。罔者基之漸也。宜與博立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立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立以少府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志。

隆按初博一段追叙作結

隆按宜以苛察博以行詐此兩人斷案也

可言。師古曰言其事行不足可道也。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稱順孔鄉。師古曰稱副也。副其事。所求而順其意也。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師古曰仰藥。謂仰頭而飲藥也。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二終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四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師古曰頓讀曰鈍數為緣史所詈辱方進自傷廼從汝南蔡父相問己

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術孰可以自適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

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

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

茅坤曰按方進以舊族遊學遂成名儒所歷中外並以慘澹之資傾危之智排擯當世結知主上固其材之雄且驚也已而卒以自殺其殆陰符家之驗與班掾首末點綴若畫可為戒必其子義以討莽夷族有古烈士之風唐順之曰段段生情隆按相當封侯與辭其後母二節俱伏後案

盧辯治曰首叙方進處胡常所為已露其猜禍之一倪矣且以起青州書案

唐順之曰此至兩司隸一大段敘事精數

許應元曰豫設不至及暴揚尙書事與奉詔不謹善於法為不敬耳願解非也

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

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曰都授謂總築諸生大講授也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

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己內不自得

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

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轉舉甚有威名

再三奏事師古曰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也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

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

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曰當祭泰時時行事有闕失罪合贖今尙書持

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尙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當尙書忘己之事不奏

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尙書

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

設不坐之比師古曰此例也又暴揚尙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

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曰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臣謹以劾慶坐

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長取其母

與豸豬連繫都亭下師古曰以深辱之豸豸豕也音家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

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

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奏可司隸校尉

涓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

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

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甚諱逆

順之理師古曰諱乖也音布內反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

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

臣之有作福作威乃凶于乃國害于厥躬故引之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

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

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

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

隆接插入會浩商二句結商前案即陡接上

陸接丞相御史大夫日不肯謁矣而顧私遇光祿勳與下車立以須成都之過勳誠邪嗣無常者方進之劾奏未可盡答其報復也

陸接次至雷所奏一一與前相應

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頌過廼就車。師古曰。頌。待也。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綱紀。以尊卑上下之禮為大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調無常。師古曰。私過辛慶忌。見王商而下車。是邪詬也。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司隸校尉動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

唐順之曰。著冷

陸接常與方進書。切中方進之病。故班史特大之。且以結前遂相親友案。茅坤曰。非方進之遺門下諸生記常所問經義。何以得此。

者以為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遂貶勳為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師古曰。旬。歲猶言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辜。權者。言己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下犯。廷貴戚而見。殿。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為姦。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

隆按叙後母尙在一段結前案

隆按總提爲相數句于此爲綱以後分疏之爲目

唐順之曰此本張湯傳叙朱買臣廉助事

隆按此以上總起句只發明特立後

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尙在。方進內行脩飭。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

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選以爲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總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爲

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

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閱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

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

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

廷矣。成帝初卽位。擢爲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

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

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爲刺史。云後方

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

從高第郡守。歷京兆太僕爲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簿音主。及御史大夫缺。二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

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五

人。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爲

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也。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

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

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

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內懼不安。廼令小冠

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師古曰。解說猶今言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

不敢發言。居亡何。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

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

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

邪臣。欲以微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

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

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

隆按次方進心恨一句爲根。以後歷叙方進三奏陳咸皆本此

茅坤曰。王商大敵。勝王鳳。獨其憎陳湯一節。似傾危非大臣之器。而翟方進又銜之。以此處攢陳咸等可謂巧倭之甚者已。隆按內懼不安與上詰責方進句相顧。

王維楨曰。歷次方進奏詞俱本心恨來。

盧帝治曰傳叙其効紅陽侯不獲從而案所黨與者三人膠淳子長有累從而條所厚善者二人此其左傾右壞之備又出於彈治之上者

茅坤曰不能非紅陽侯立而陰摧其黨友可謂鷹隼之才矣

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徵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師古曰。冒。貪蔽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文也。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

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愛。

而欲愛利人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

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

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

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

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

魯季文子也。翹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

惡相冒。師古曰。冒。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闓咸。歸故郡。

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復徙故郡。以憂發疾

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律。號為通明

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

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

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

與德秀曰。方進所劾大抵皆私意也。以其文辭則雅馴。唐順之曰。插入此一段。又曰。洗發生色。隆接方進知能一段。總結上文。而內求人主微指句。又以引起下文云。

茅坤曰方進倚主上之知獲避淳于長朋黨之罪幸矣而復條奏長之他友者以刷己之汚其傾危之資狠狠如此

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方進迺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九年。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中而日三食。月朧。側匿。星孛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中。崑崙山崩。墜江。江水不流。山崩地陷。鎮宜固而崩。水逆流。反於常理。所以示人患也。民人訛謠。斥事感名。如淳曰。斥。事。井。冰。溢。之。事。也。有。言。溢。者。後。果。井。溢。感。名。燕。燕。尾。延。延。是。也。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提。星。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在。矢。也。孟。康。曰。綏。和。元。年。正。月。在。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北。斗。杓。建。寅。實。攝。提。中。是。也。張。晏。曰。矢。一。星。貫。中。者。謂。正。直。孤。中。也。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則。盜。賊。起。天。弓。九。星。不。欲。明。明。暗。張。也。兵。起。之。象。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北。斗。第。四。星。第。一。小。星。庫。則。兵。起。上。鎮。星。也。逆。度。逆。行。也。輔湛沒。火守舍。張晏曰。北。斗。第。四。星。第。一。小。星。庫。則。兵。起。上。鎮。星。也。逆。度。逆。行。也。

三十日為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曰火守舍。熒惑守心。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師古曰。萬歲之期。謂死也。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勳。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師古曰。三百餘人。謂丞相之官屬也。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册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年。灾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張晏曰。元祐元年。章門函谷門牡自亡。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妬。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眾。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財用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

增賦稅城郭墼及園田過更筭馬牛羊

張晏曰一切權時也墼城郭墼地園田人多筭其稅也百人為卒取頭數出稅筭千輸二十也師古曰墼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增益鹽鐵變更無常

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膠後

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膠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

意師古曰容容隨乘上下也將何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

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

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

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

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

病上祕之遣九卿册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

張柱檻皆衣素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關版也皆以白素衣之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

它相故事師古曰漢書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乘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棺啟具贈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焉諡曰

恭侯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

黃震曰方進為可直旬歲而免兩司隸為相九歲中傷尤多蓋無一而非私意為之大抵志於嗜殺者未有不遂以自殺也方進之死何必責其首星而後見哉

非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經人也孝成可謂不知命矣

都尉南郡太守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年

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

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

史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須臾義至

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之通名也立廼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召立至

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侯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師古曰都分其掾而

恢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師古曰因太守

行縣以立自隨南陽之縣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載

環宛市廼送師古曰環繞也音下申反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

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敕義出宛

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

當輒死矣師古曰謂其不知下立後義坐法免起家而為弘農太守遷河

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為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

隆按入獄當輒死句班史錄其意以形其持法之刻深

隆按莽依托周公染指漢鼎當時人士非愚而信之即詔而附之矣
義兵誅不當攝者聲罪之辭略與齊王討諸呂還諸侯王書意同事雖不成誠哉不愆于先帝也

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師古曰。言漸試天下人心。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愆於先帝。師古曰。理而名立。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師古曰。乃汝也。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廼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師古曰。追赴獄也。於是九月都試日。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斬觀令。文穎曰。觀。縣名。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傅

蘇隆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鳩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莽聞之大懼。廼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更改焉。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為奮威將軍。師古曰。兄。讀曰況。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遂並為橫壘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遂。姓也。並。名也。音錄。義和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保後丞永陽侯甄邯為大將軍。屯霸上。師古曰。丞。陽侯音丞。常鄉侯王輝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日抱孺子。會群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

陸接猶懼此與上莽聞之大懼句相應

陸按此語繁數百言總之不出依託劉公輔成王之義一句

陸按如周公故事與上自比於前人句相應

父以畔。師古曰：緣父、紂子也。父、讀曰甫。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

況臣莽之斗筭。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小也。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比周公，故依放其事。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應劭曰：言以大誥告於諸侯以下也。御事，主事也。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應劭曰：趙飛燕傳太后丁太后。

蓋賢也。師古曰：不弔，言不為天所弔，降下也。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沖，稚也。大，思幼稚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予未遭其明哲，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予，莽自稱也。言不遭遇明哲之人。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熙，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為謙辭也。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

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傅，讀曰附。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人，謂周公。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曰者，述翟義之言云：爾也。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

郡之也。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師古曰：誕，大也。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些災，使民不安。師古曰：些，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些，讀與烝同。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右，讀曰祐。粵其聞曰：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也。宗室之僞，有四百人。孟康曰：諸劉見在者。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曰：我用此宗室之僞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終成其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是為美也。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師古曰：逋，亡也。播，散也。余國君或者無不反。日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余等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為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帝不違卜。故予為沖人，長思厥難。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故可哀哉。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

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征伐以為孺子除亂，非自愛己身也。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應劭曰：泉陵侯莽行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

子事。

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

子事。

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

子事。

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

子事。

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

子事。

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

子事。

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

子事。

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

子事。

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

子事。

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

子事。

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

子事。

後約言曰莽舉泉陵侯書托以自解

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

子為孝平皇帝子。師古曰：皇太子即謂孺子。年在繩襪，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

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師古曰：辟，君也。以明君之

事還孺子。鯤為我孺子之故。師古曰：重歎而言。予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

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阬。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隊極厥命也。極，盡也。

烏虜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害，讀曰曷。曷，何也。旅，陳也。予不敢僭上帝命。

天休于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

此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言天道當思助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太皇太后肇有元城

沙鹿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王莽以為元后之祥，語在元后傳。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親懷元后，

夢三月入懷，陰精女主之祥。配元生成，以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孟康曰：民傳祀西王

母之應也。神靈之徵，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漢功。

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師古曰：其有害國之正統不尊大緒者，當速加刑辟，不避

親戚。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人，但為帝室不得止。是以廣立王侯，並建曾玄

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博徵儒生，講道于廷，論序乖繆，制禮作樂。

同律度量，混壹風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

亡文。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

服虔曰：宣帝元帝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懷輯西域，時有白虎者，所以威遠勝，猛也。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符應，則是天地乾坤夫妻

之義相配合也。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

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壑。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壑，洛所出，皆有圖書，故本言之。古讖著言，肆

今享實。師古曰：肆，故也。言有其讖，故今當其實。此迺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

洪烈也。烏虜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強大。爾有惟舊人

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

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天愆勞我成功所。孟康曰：天愆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予不敢不極

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帝室所謀之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公

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告之。天輔誠辭。師古曰：言有至誠之辭，則為天所輔。天其

隆按舉高宗與太皇太后之瑞以徵天眷之隆不過終上文神靈之徵一段意

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曰：累，託也。言不以百姓

人之功也。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

衆若有疾，苦我，曷敢不順。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

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厥父菑，厥子播而

穫之。師古曰：父菑，耕其田。子播，布種而收。穫之，反土為菑。一曰：田一歲曰菑。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

大命。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弄其本業。我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

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發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正以

烏虜肆哉。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

道明。師古曰：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以助國也。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廼知上帝命。師古

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師古曰：粵，辭也。天道輔誠，況今天降

定于漢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

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

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晦。師古曰：嗇，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天亦

凌約言曰：誥詞以天字為眼目

莽蓋謂此身代天工云

王維楨曰：誥詞酷擬尚書故屬兀齷牙

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下。害敢不于從。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率

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故予大

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師古曰：言卜陳惟若此。師古曰：卜兆廼遣大夫桓

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師古曰：明

出使能明告諭於外也。諸將東至，陳留菑。孟康曰：菑，故戴國在梁，與義會戰

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曰：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

師古曰：謂成帝哀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

幼嗣孺沖，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

之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經藝分

析，王道離散。師古曰：惟，思也。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

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為天下利。王道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

廢，百世之遺，於今廼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今翟

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衆，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管

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

曰鉅鼠。師古曰：鉅，大也。莽，惡也。雲呼其父曰鉅鼠也。後雲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

詖陰賊。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言其陽為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實嫉害也。所殺鄉邑

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

始發兵。上書言。字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執捕械繫。

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反逆大惡。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

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

人。皆磔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天氣和清。

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

甚嘉之。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觀為善之利也。今先封

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

黃金印赤轂綬。朱輪車。即軍中拜授。服虔曰：綬。即今之綬也。師古曰：轂。所以繫印也。綬者系也。謂受之也。即就也。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

隆按莽所為詭詞。合次莽傳恐不宜詳綴于此。

隆按不見陳豐

信奔軍庸亡。孟康曰：謂挺身逃亡如奴庸也。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

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二縣。盜賊並發。趙

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棨令。師古曰：棨。謂日節也。劫略

吏民。眾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

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與甄邯王

晏西擊趙明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彊弩

將軍王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王奇

為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為彊弩將軍。中郎將李參。為厭難將

軍。師古曰：琴音所林反。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

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

時州郡擊破之。莽廼并錄。以小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

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

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

下落何也。王維植曰：追叙三輔盜賊及益州蠻夷兩段。蓋聞翟義而起者。故波及之。且為詔文張本。

隆按不直曰大得天人之助。而曰自謂不曰遂。

即位而曰遂即
真班氏用斷語
項東上文有無
限含著
又按插入劉立
報怨一段結前
捕立案

隆按點出後母
應前案

二月遂即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為

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為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

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

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雁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

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傲

儻。師古曰傲音土歷反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弃

去。宣家者以避害。師古曰言歸其本族自絕於翟氏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

宅。汙池之。師古曰汙停水也音烏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

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狠毒之屬也而下詔

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鱣鯢。築武軍封。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

觀。以懲淫慝。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鱣鯢大魚為害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傑者。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懲創艾也。慝惡也。鱣古鯨字。音其京

反。觀音五奚反。廼者反虜。劉信翟義諄逆。作亂于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

造逆西土。師古曰芒竹在盤屋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即今司竹園是其地矣。芒音亡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

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珍滅於圍。趙明依阻槐里環隄。

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以自固也霍鴻負倚蓋屋芒竹。師古曰負恃也咸用破碎。亡有

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鱣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

屋。凡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以為大戮。薦樹之棘。師古曰薦也

建表木。高丈六尺。師古曰表者聚也。所以探明也書曰。反虜逆賊鱣鯢在所。長吏常

以秋循行。勿令壞敗。以懲淫慝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

饒。師古曰鴻隙陂名。藉其溉灌及魚鼈菹蒲之利。以多財用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

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

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

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

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曰言田無澆灌不生秬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為飯也。羹芋魁者以芋根為羹也反

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覆無常。言禍分福所倚誰云者。兩黃鵠。師古曰託言有神來告之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

隆按翟義此舉即亡益於敵然

隆按未復追叙方進決陂一節為結案其意若謂翟氏受禍之慘蓋有自云

亦足以暴莽之
惡於天下而激
天下祗亂臣賊
子之忠憤者未
必非其力也觀
其言曰設令時
命不成死國埋
名猶可以不慙
于先帝然則義
豈不量力者哉
成敗未可論人
也

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師古曰：賁，謂夏育、賁古之勇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賁音奔。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四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五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鄧支單于侍子。師古曰：為，使而送之。還本國也。鄧音贊。

為鄧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

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即李延壽也。一姓繁，音蒲河反。聞其有茂材，除補屬

舉為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

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

詔，帥舉直言。師古曰：帥舉，謂公卿守相皆命舉也。帥字或作師，師，衆也。燕見紬繹，以求咎愆。師古曰：紬，讀曰抽。紬繹者，引其

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

隆按兩人皆傳
於文而阿王氏
故合傳
茅坤曰：按永之
數上疏於成帝
朝可謂通達而
觀然亦以內附
外戚故得為稱
相。蓋言嗟乎魏
相於宣帝時得
依許氏以發霍
禹兄弟擅權之
罪而當時皇太
后與諸舅尚有
可擇而陰為之
地者惜也。永特
諫，洪阿泥以附
王氏故卒依紉
不能立耳。
與德秀曰：谷永
所陳災異大抵
皆歸咎後宮以

黨王氏然其文頗得大學遺意陳仁子曰此對谷永告君之初說也成帝自為太子以好色開永因日食地震歷指後宮嬖寵燕闈之私未嘗不切中其病是時雖無証王氏之詞亦無黨王氏之迹猶有可觀至次年四月則直以身自託矣噫永亦儒也而借言語以文奸如此其小人備矣

意優 茅坤曰言婉而 隆按此下分五 段立論甚切時 事庶幾哉正心 以正朝廷遠慮 而惜乎非仲舒 其人也 令按建一本作

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師古曰五事說言視聽思也大中即皇極也解在五行志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師古曰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凡災異之

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發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郵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

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行外則擅其

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師古曰方內四方之內也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

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矣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師古曰卻退也享當也言所為不善不當天心也一曰天不祐之不飲享其祀也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

致行無倦安服若性師古曰致至也安必而服行之如天性自然也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師古曰惟宜正身恭己也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

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應劭曰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申諫忍絕不復見乃勤政事遂為

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師古曰秩次也以次而進御也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姒而黜申后故國人作此詩以刺之永言此者譏成帝專寵趙昭儀也後宮親屬饒之以財

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師古曰皇父周卿士也小雅十月之淫於色故皇父之屬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

劉孝世曰按永後疏云建始河平許班之事傾動前朝則建始四年未嘗有趙昭儀也

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

師古曰龍舜臣名也筦主也虞書舜典曰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允信也。

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

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周書洛誥稱成王曰誕保文武受命亂為四輔。誠敕正

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

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事者也一曰常任使

之人此為長也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

則左右肅艾。

師古曰肅敬也艾讀曰艾父治也。

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

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言王者欲正百官要在能先正其左右近臣也。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

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

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

師古曰程效也。考功實以定德無

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愬。

師古曰比周言阿黨親密也寢潤積漸之深也。

則抱功脩職

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

李奇曰即就也工官也。

小人日銷

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

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

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

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

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

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

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

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

師古曰古者行役不踰時時謂三月是為一時。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

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

師古曰堯遭洪水故云大災。

經曰懷保小

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

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

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為不善則

既侵六極其下。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涉災氣也言敬而修德以御災。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

畢具所行不享上帝。

師古曰享當也。

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

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

晉灼曰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疏遠也。

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

隆按不潔之身應前宜厚求諸身句又按永初上此疏內未敢斥言

平后宮而外亦不敢即附于王氏故其言頗正而無疵

呂祖謙曰按等問云天地之道何貴正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務豈得謂之虛文不急乎

陸倕永前所對已善此意而未露至是則直言之

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

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

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

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

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師古曰。角。競也。欲未殺災異。滿闕誣天。師古曰。未殺。捕

折木。師古曰。自甲至己凡六日也。漆。至也。與。臻同。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

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

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

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

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

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交錯也。

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洞

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莽通。安陽。上官榮。博陸。霍再也。三者

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

宦官。檻塞大異。皆警說欺天者也。師古曰。檻。取。檻。押之。檻。檻。閉也。其。字。從。木。警。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竊

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曖昧之警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歸

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位。委任

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

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師古曰。申。重也。著。明也。各有占應。相為表裏。

百官庶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

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

已醜。師古曰。已。甚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

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駁。不。周。普。也。奮乾剛之威。

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

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嘗。之。坐。死。今。永。及。此。為。風。洗。前。過。也。毋論年

臣有申伯之忠為此言以諷風是所謂警說欺天者也

陸倕永前所對已善此意而未露至是則直言之

陸倕永前所對已善此意而未露至是則直言之

陸倕永前所對已善此意而未露至是則直言之

陽朔初而永此對在建始四年則非為風言也觀永前後之文實若為風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永為上第擢為光祿大夫則同建始四年中

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荷得子耳。勿論其母之貧賤。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師古曰。直當也。以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助也。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

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

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闕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可如何也。已。語終辭也。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句。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

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如淳曰。永為風言。而言示腹心大臣。無不可矣。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以為誠

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後宮。

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筭

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雅。素也。介。紹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紹介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

受之愬。師古曰。食。猶受納也。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愆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師古曰。察。明也。慈。智也。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師古曰。豫。讓也。為智伯報讎。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以變其聲。費。面以壞其形。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色。入不云。智伯國士。遇我故也。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色。入不

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病困。薦

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

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

隆按永既陰為大將軍。鳳說矣。此敘事中斷語。收上而起下之詞。陰字應前陰。後自托句。盧辯治曰。災異二冊帝所冊也。擢為光祿大夫。帝所擢也。永何有以謝鳳之書。何以有知氏孟嘗之報。可以見史法之次第矣。

隆按永當大將軍。在鳳則稱鳳。已謂當繼大將軍。則稱譚。已音。為車騎將軍。則稱音。已商。為衛將軍。則又稱商。永之引繩排根。能實最高。傳故節。節敘之云。

陳仁子曰永往
往挾天災之變
而移其咎於他
人前年日食地
變則曰后委專
權今茲東萊黑
龍則曰同姓舉
兵至於外家專
權則絕口不敢
道始附風繼附
厚又附音與商
至太白行運則

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繁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師古曰繁親疏謂積案其次而計之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二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

又以冰解於王
音假天以文奸
者如此永所謂
滿謂天者蓋
自道也史官永
善言災異永豈
果善哉
茅坤曰永往往
本天象抗疏公
朝開說執政
呂祖謙曰永之
意雖私其言實
中大臣之病

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服虔曰太白出當居天三分之一已過期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如淳曰言其行遲象王會也永見音為司馬以疏問親自以位過故以太白喻司馬。司馬主兵故也。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師古曰湛讀曰澹漸讀曰澣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人性沈密謂潛深者行之以剛則能堪也。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故激勸之云爾。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

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苑使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永乃遷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所言令尚書即受之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

茅坤曰永不敢指外戚而托同姓何也

茅坤曰永獨不避婦人

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周書自取參，滅非天絕之。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秦穆之辭也，宗，尊也。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隆按養生二句一篇綱領下文又詳言之

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威亦滅也。言火燎方燬，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為褒姒所滅，怨其甚也。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上九爻辭也。言就樂無節，飲酒滯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滯，滯也。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也。饋，饋也。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適順而已，無所必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懿，美也。乃為梟鴟也。婦，謂褒姒也。梟，惡聲之鳥，故以喻焉。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又自此禍亂非從天而下，以寵褒姒之故，生此災耳。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掖，掖也。地為抗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榜箠瘠於炮烙。師古曰：瘠，痛也。炮烙，罪之明白者反。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轉。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管服之。立，其罪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貴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故與乞人

以取利息而共分之、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

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崇聚僂輕無義小

人以為私客。師古曰：僂，疾也。音類妙反。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師古曰：挺，

引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師古曰：音聚，散不恆，如鳥鳥之集。亂服共坐。流酒媠媠。

殺無別。閑免遁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閑，免，猶不勉也。遁，流也。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

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

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

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

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

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

谿。費疑驪山。師古曰：驪，讀曰儼，儼，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

後反故。又廣盱營表。晉灼曰：盱，音吁，大也。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

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餓死於道。以百萬數。師古曰：允，亦散也。饑，餓也。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

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

所以失之。以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師古曰：言上之所為。遠於節儉。與永

同。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

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

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

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

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

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師古曰：辟，讀曰僻。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

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師古曰：除，謂除補為官者。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婿出之

具。師古曰：婿，出，婿游也。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

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

隆按自易曰至
此總言養生深
終以終上文兼
而有之之意其
中又兼言微行
飲酒二節文法
錯綜變化

凌約言曰此以
下通上總說一
番

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

師古曰。謂亦謂滅削之。更謂更卒也。存恤振擿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

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

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行之。不當更違異也。貫音工端反。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

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

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

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

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

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

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

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搃永令發去。師古曰。搃。謂發勸之。上使侍御史收永。赦過

交道廐者勿追。看灼曰。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

李坤曰。漢於郡太守。猶時時詔使受所欲言。

年徵永為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

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

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

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

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

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師古曰。易。忘言。其微賤不足記也。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

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

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師古曰。言。不為。諫官。但郡守耳。

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

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

寢。以屍達誠。如淳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卒。委柩後。寢。衛君用而問之。曰。不能進。適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汲黯身

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師古曰。謂論張湯也。事見黯傳。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

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

王維慎曰。引史魚汲黯二事。以足上文。遠不違君二句。意。

王慎中曰皆以爲民句此對詞根本

隆按王者躬行以下言治則休徵應之

隆按失道妄行以下言亂則咎徵應之

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廼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中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涵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逃骨肉。羣小用事。師古曰。悖。乖也。郵。過也。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乖也。郵。過也。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天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以殷紂爲惡。不乃眷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宅居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

隆按陛下承八世以下言災難相仍

隆按內闕爲深宮以下。隨時事其言直則直矣。毋乃啓靈漢之機乎

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季也。涉二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无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爲義。直百六之灾院。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以來至元帝。著記灾異。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灾異。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饉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師古曰。隆。德積善。尙恐不濟。況不隆不積者乎。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卒。讀曰猝。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閉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師古曰。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齊崔杼弑其君光。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師古曰。內亂則禍在三朝。暮。諸夏則日戒有兵。舉兵

隆按願陛下以下言弭內亂胡纘宗曰谷永請正君臣之義不請抑王氏之權何耶

隆按諸夏舉以下言弭外亂

以火角為期。張晏曰以災或芒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媿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郵。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

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則吉論語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師古曰易屯卦九五爻辭傳曰飢而不損。玆謂秦厥災水。厥咎亡。師古曰洪範傳之辭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妖古之辭也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謹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師古曰時過者失時不得種也。秋種夏收故云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如淳曰欲入就邊穀也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師古曰言所潤益於己者當減小之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墜如今仰泥屋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掇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石謂郡守諸侯相也毋奪農時。以慰緩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

陳仁子曰谷永
二疏言微行宜
飲攻上者未
嘗不切至於委
曲回諷諷王氏
者未嘗不深鳴
呼以承若此其
欲言之氣蓋為
權臣銷鑠殆不
敢以犯主威者
犯之穢疾竊權
則人不知有奏
王王氏竊權則
人不知有漢帝
其末流可畏哉
隆按永於經書
一段總結上文
作斷案足繫永
之平生
又按專攻上之
二句指諷永之
本指一傳根本
隆按故事公卿
三句足上亦知
之句

茅坤曰杜鄴開
說王氏處外托
忠臣而內懷附

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
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
志母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
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
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
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
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
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永所居任職為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
曲陽侯根為驃騎將軍薦永徵入為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
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
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
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

孝廉為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閱
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
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
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殊謂異於疏也此棠棣角弓之
詩所為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也棠棣美燕兄弟角弓刺不親九族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
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二景公立鍼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
之弟鍼出奔晉傳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二景公立鍼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曰稱弟罪秦伯也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
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
師古曰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縣也而說者妄云分陝是細州州縣縣界矣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故內無感
恨之隙外無侵侮之差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
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
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於
將軍則孰敢不說諭師古曰言此之意指皆出忠誠彼必和悅無憂乖異也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

父子益親

師古曰魏文侯廢太子立擊弟新封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擊臣趙倉唐進大馬於文侯應對以禮文侯感寤廢新而立擊父子更親也陳

平共壹飯之羹而將相加驩

師古曰陳平用陸賈說以五百金為絳侯具食是也所接雖在楹階

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

白奧內唯深察焉

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

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

密二人皆重鄴後以病去郎商為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簿以為

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為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數

年以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后帝母丁姬稱帝

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

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專權元壽

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

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

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

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

見納縶公出當車以頭擊關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而不如死也縶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治卞和獻寶則足願之臣幸

凌約言曰永不能說音與禪平而鄴能說音與商親密何也以二詞較之鄴似尤勝云

隆按提是時一段為鄴言丁傅起案

盧舜治曰傳意叙鄴於王氏則以為腹心於丁

傳則以為骨鯁因勞之輕重而施我之黨伐小人之狀每每如此

黃震曰為王氏腹心可罪言丁傅於哀帝之世却是正論

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

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

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

母陰義殺也

師古曰隱二年紀侯使鬻繻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摯也

不稱母不通也殺謂滅降也昔鄭伯隨

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

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

凡事多晦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

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

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以象

象指意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

夷之象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者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以善聞于天也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佞惡在朝必以惡

終入于地也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言地當

是為不違陰道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

隆按從令從親應上三從之義

隆按從令從親應上三從之義

隆按陽為陰所臨一段應上陽尊陰卑句

隆按從令從親應上三從之義

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子從父之命可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

無非理者，故無可閒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

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師古曰：制書侍中駙馬都

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師古曰：傅遷也。閒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

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

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一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

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

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

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晦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

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

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師古曰：尤，過也，言過惡正在於此。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

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邑，於邑也。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

為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逮，及也，鏡，照也，自以所行為可，是計策之誤也。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

師古曰：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鄴自謂傍觀而見之也，疑內亦有此類，謂後宮嬖幸非理，寵遇亦有如傅遷鄴業等，妄受恩賞者。天變不空保

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師古曰：應，謂應天戒而修德政。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

動。師古曰：謂雉升鼎耳，故懼而修德，解在五行志。大風暴過，成王怛然。師古曰：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王乃啓金縢之書，悔而還周公。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

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鄴

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籌及谷永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

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

著於世。尤長小學。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清靜好古，

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

言小學者由杜公。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在孝哀時，故杜鄴

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

隆按復急鄴從吉學，應籍首而波及其子竦，則以下文有文字過於鄴竦句云

隆按此贊皆刺骨語

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

於車騎。師古曰、謂勸王、諱不受城門之職、指金火以求合。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說音云、蕩

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師古曰、諒、信也、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師古曰、贊

飲谷永無諒之德、但多聞也、

陸倕謂三人為多聞則可必曰近孔子所稱遠矣哉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五終

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廿一日出版御屆

明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 定價全書計銀五圓

岐阜縣平民

訓點者 杉山令吉

東京下谷區上野櫻木町一番地

東京府平民

出版人 大野堯運

東京京橋區瀧山町四番地

發兌所 報告堂

全所

